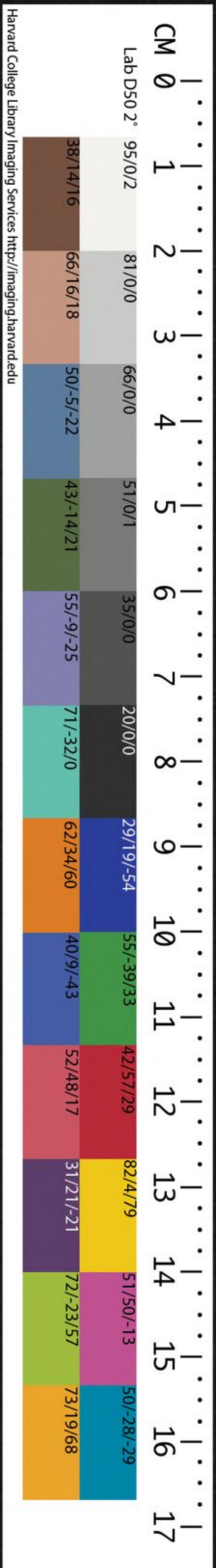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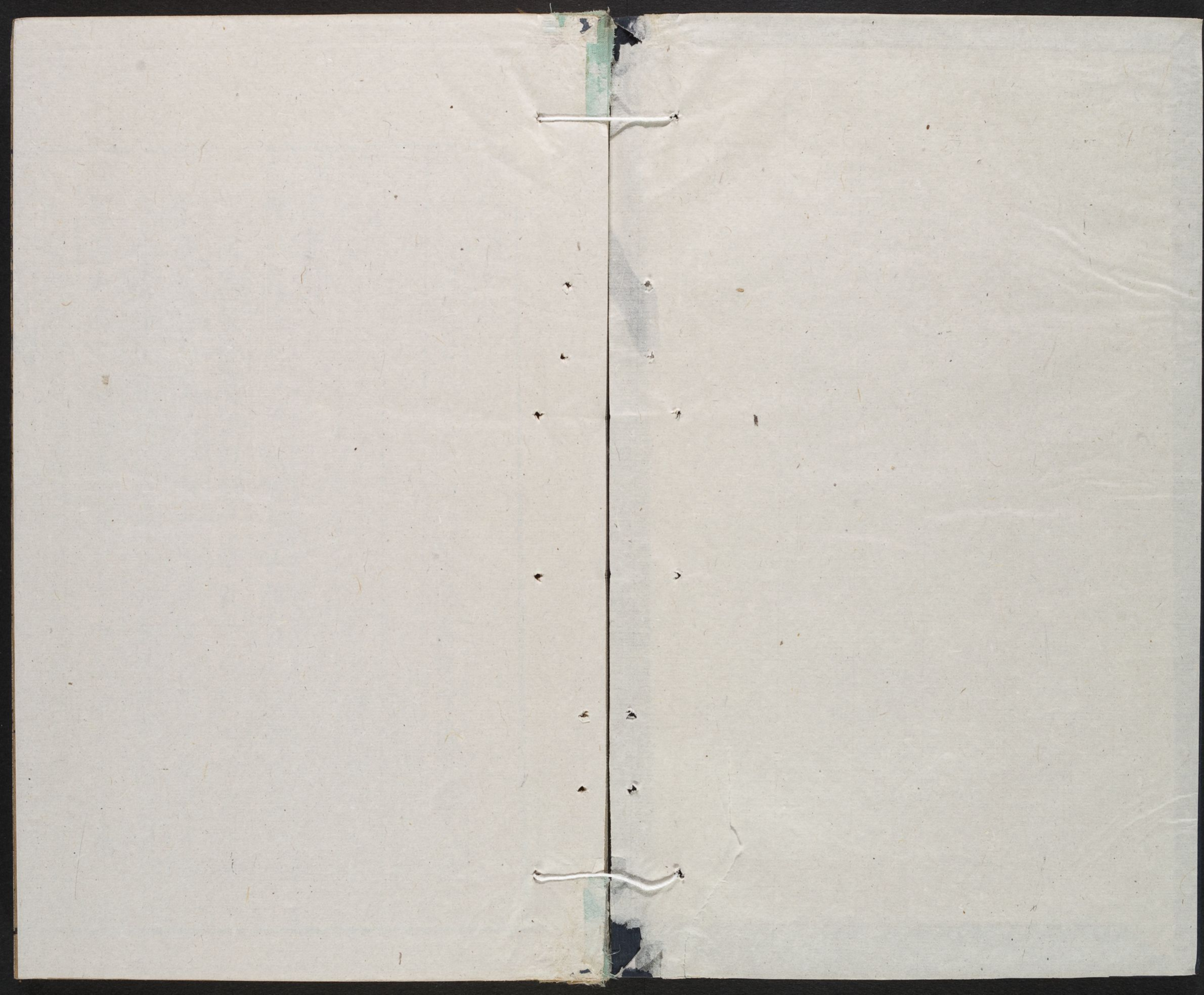


T 4686/4896





昭代典則卷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皇大孫卽皇帝位

乙酉高皇帝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柰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中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戾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蹇義。巴人。初名瑑。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卽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者。忌欲

陷之。太祖棄劉郎中于市。建文卽位逾月，卽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部主事。會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太祖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迫，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皇太

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率底亾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

革冗員省府州縣。○六月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

孝孺，台州海寧人，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深，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

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秋七月，廢周定王爲庶人。

王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卽宋故宮爲府。洪武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乃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至是人告王反，建文命曹國公景隆卽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

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之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嗣。

八月，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

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陞試左通政。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叅政，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悅，遠邇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在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

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早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

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

張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陳迪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為郡學

訓導。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為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

年。出為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至是

徵為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熒惑守心。○十一月。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洪武中。縉上封事。太祖喜之。兵部尚書沈縉。忌其年少。

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於上。縉時時直言。太祖慰諭。賜

鏹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太祖崩。縉來奔喪。

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為北平都

指揮使。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

者大臣言。潘王相繼變告。潘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

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於是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叔英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一年薦爲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

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叅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

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獠豎。皆知向慕。帝卽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願老堂三字。及髹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上甚嘉之。

以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策策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

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日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卽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

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

魏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亾，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卽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摧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

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脛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

如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
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
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
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
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
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興一代
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
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
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前古雖皆分
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
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
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
蜀四府子弟分主於齊兗楚湘齊兗楚湘子弟分王於
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此而分王之少
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
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
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
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
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
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
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

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盲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自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自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自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

帝如郊壇。

明年將有事於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官。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爲翰林侍書。○茹常仍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以王鈍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勅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翰林脩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理副楊士奇等。爲纂脩官。

追尊考妣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
弟允燿允燾允熙爲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后昆履大
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
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蚤登儲位參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
至治視民如子錫祐朕躬太祖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
位旣謚太祖爲高皇帝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謚
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爲孝康
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擇日
祔廟羣臣復謂東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

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
封弟允燿爲吳王允燾爲衡王允熙爲徐王夫尊親所
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與萬方同臻
至治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
廟諱如律迴避廟謚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
材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實跡禮請
來京授以祿位共安黎庶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
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
身犯杖以上隸卒倡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不
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無親戚里隣
養之母令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其徭賦

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多奪民時。使得盡力。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使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習於浮靡。務得真材。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察。果政績異常。及闕茸不才。奏聞黜陟。軍民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友者。有司勘聞旌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窘不能自舉者。部伍鄰里宗族相資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開報踏勘賑濟。軍中孤兒。給糧存恤。有定例。其篤廢殘疾。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管軍官宜加撫恤。願還鄉者聽。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自存者。收養濟院。

例支衣糧。使遂其生。前代兵後。骸骨暴露尚多。當掩骼埋胔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瘞。衛所勾軍。有司照名發與。果戶絕。即與除伍。

令親玉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改周府紀善。周是脩為衡府紀善。

周是脩。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為。曰教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帝喜。擢為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初。周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是時。衡王允炆未之國。是脩留京。預翰林纂脩。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之誤國也。眾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為動。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十二司。爲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十二司。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叅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爲司。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園

所。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驕驥十五羣。逐生三羣。分隸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

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
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
人。華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
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
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
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
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革五軍斷
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
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
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寶正。並
去正字。審理付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

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
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
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
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
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
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
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
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
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

敬

驚袖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亮上變告逮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勅都督宋忠率兵屯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獻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疏貶爲福寧知縣○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卒○召齊王榑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

於大同繫岷王榭於雲南並廢爲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待詔○秋七月文皇起兵于燕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資都指揮張信遂降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昇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先是文皇入朝還國卽托疾久之僉事湯宗百戶倪諒等屢上變告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頗聞其謀嘗

諫之。文皇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顛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北平三司官入問疾。葛誠余逢辰密告張昺。謝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初。昺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詞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為備。時蘇州妙智菴僧姚廣孝。洪武中以詔選。高僧侍文皇。文皇嘗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又承運殿鴟吻墜地。文皇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有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及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朱能。遂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防。非計。禽二人不可。

會葛誠密疏聞建文帝。適燕府遣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其密謀踪跡。卽發符逮府中官校。又令昺貴以兵內應。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意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與謝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昺貴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逼耳。昺貴不服。皆死之。北平都指揮彭二聞殺昺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文皇大恨葛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北平九門謝貴先皆立柵。朱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上書言。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楠搏柏桂。鞭五等。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

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蕪。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昂。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攄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

昭代典具 卷十一
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于靖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執死之。

文皇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文皇命玉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于靖難兵。○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余瑱彭聚孫泰兵敗皆死之。

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雠。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

獲。文皇擇善射者並射。秦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
戰。奮呼陷陣死之。宋忠敗走入城。都指揮彭聚力戰而
死。忠與余瑱同被執。不屈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
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歾大半。不可考矣。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庚寅。大寧
守將卜萬引兵進攻遵化。以間下獄。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十萬出
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文皇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
松亭關。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
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絀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
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

俱而不與賞。其不得賞者大恚。至卽發其事。陳亨劉貞
搜賞卒衣。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為左副
將軍。都督竇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
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
庶人橚。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
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
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大逆。柏自知罪
惡難逃。先自焚死。榑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
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

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率師並進。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州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駐薊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眾渡白溝河。圍雄縣。命玉爲先鋒。破其東門。盡殺守陴卒。屠居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文皇進至薊州。奪戰馬輜重。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竇忠。顧成皆被執。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

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棄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於是李堅、寧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三日不能下。文皇還北平。炳

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建文帝聞炳文敗。謂黃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

命高巍叅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

殘戮其心安乎。夫昏亾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撥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穗還京師。○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荆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九月。吳高耿。瓛。楊文帥兵圍永平。靖難兵趨援。高等退保山海關。文皇曰。高雖怯。吳高總兵守遼東。與都督耿瓛。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

文皇遂還。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之。建文帝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李景隆進營河間。吳傑兵潰於真定。傑遁還京。謫爲南寧衛指揮使。○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第。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

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為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夜負勅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敗奔德州。

景隆聞文皇攻大寧。遂引兵渡蘆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文皇兵於鄭村壩。逆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眾南奔。駐德州。癸酉。九門壘兵皆潰。○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

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
二謂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
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
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
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勅。此姦臣枉臣三也。
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
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
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為非。竟無
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
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
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

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
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管驛
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冤濫已
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
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
極惡。則踈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
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為
長。周齊相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
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
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
然不惑。去此姦慝。臣頓首頓首。○文皇傳檄言我父皇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脩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

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銚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余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竇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璫。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予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

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薊州鎮撫曾瑄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復以茹瑺爲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城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徙肅王。橫於蘭縣。○參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高巍上書言臣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

親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伏羲。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

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彊宇任事者得籍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軼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藁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蟬蟀微命生死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二
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一察院。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胡虜可汗坤帖木兒及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

李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保定知府雒僉降。于靖難兵。○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賜

胡靖王良、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者有差。○

以胡靖即胡廣爲翰林脩撰。楊榮、楊溥爲翰林編脩。金幼孜

爲戶科給事中。胡濙爲兵科給事中。○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武臣犯法被黜者皆叛走。降于靖難兵。盡復故宮。○夏四月。李景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建文帝遣中官賜景隆壘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景隆益專恣。

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玩之。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傑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辛丑。文皇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叅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己未。文皇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乃收兵還營。景隆、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文皇復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後軍。房寬狼狽走。文皇率衆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文皇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文皇復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孳畜萬萬計。

景隆壘書斧鉞。盡爲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皇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文皇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乃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參贊高巍、參政鐵鉉皆自臨邑入濟南。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衆趨濟南。己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

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鐵參政、高參軍、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悉力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拔

明仁具 卷十二
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卽呼千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叅政守陴者罵文皇。靖難軍大怒。攻益急。鐵叅政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靖難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伏誅。○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旣而釋之。○平安率兵進次單家橋。○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叅政鉉盛統兵庸。夜出劫戰。晝憑城

防禦。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建文帝卽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

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高魏賦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眾資羣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也

盛庸進兵德州逐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爲翰林編脩○九月承天門成改爲臯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

應門前門爲路門○乙丑文皇至北平○冬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法

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二等上者卽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卽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獄旣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

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尤爲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出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鐔山。斬靖難將。了。○靖難兵破滄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駐滄州。相爲犄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文皇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文皇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許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

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景隆昏懦奸邪。屢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召還京。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戰。斬靖難將張玉。文皇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文皇

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文皇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甲午。文皇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清難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清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清難兵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噪奮擊。殺清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清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辛巳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乃命玉人琢爲大璽。至是工成。名。命神寶。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丙子。文皇至北平。○三月辛巳。盛庸及清難兵戰于夾河。斬清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衆南出。己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辛未。

昭代典身
盛庸兵至單家橋。己卯營於夾河。辛巳文皇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庸陣。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匝不能動。文皇退。庸出千騎追襲。文皇卽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靖難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朱能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礮。相牽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靖難軍皆異之。是夕戰酣。追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

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旣還營。復嚴陣約戰。文皇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靖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携金銀釵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靖難兵所獲。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甲申吳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復戰于藁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衆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靖難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北出真定聞庸敗又聞靖難散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文皇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滹沱河文皇令騎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文皇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蝟毛平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戩陳鵬等皆被執平安吳傑還真定

己酉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以謫斥齊泰黃子澄貽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噉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自摧衄。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籲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竄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

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卽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且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土。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况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

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誰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儉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遣大理少卿薛崑往報文皇。夏四月崑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

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崑持報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崑。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崑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崑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文皇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崑。崑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崑南還。夏四月崑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文皇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

特遣大理少卿薛嵩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嵩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闕。而彼必欲求釁。畧不見捨。與此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嵩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嵩歸必能詳

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恟恟。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諭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卽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以問燕國人罪。從未減故。左遷浙江按察使。良至浙江。

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沛。焚艚餉。都督袁宇率兵

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
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
遺書于燕世子。

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彼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
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諛於父。內臣黃儼
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
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
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
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
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

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
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援保定。○
限僧道田人五畝。

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
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
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刑害相乘。迷不
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况因此不能自守。
每罹刑憲。非惟身遭僇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
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
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

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為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官。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滅。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

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冬十月真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赴援敗績。文皇還北平。

八月丁巳。文皇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援房昭。丁丑。文皇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甲辰。文皇攻定州。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文皇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峩眉山。文皇潛兵出陣後合戰。英等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皆走。遂破西水寨。文皇還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難將劉江戰于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李彬於楊村。○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勅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梅殷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帝至是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置豐沛軍民指揮司○胡虜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為可汗○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兵出戰敗績○更定勳階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于淝河敗績

三月甲申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追躡文皇壬辰文皇至渦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平安兵駐宿州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真執其裨將丁良朱

彬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昭代典目 卷十二
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文皇督戰，急幾為安樂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靖難軍中大懼。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歛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

皇數日不解甲矣。

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

時文皇縱性善、彭與明歸，令傳語中朝。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

五月己丑，文皇至泗州。水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文皇欲從淮安取道

渡江遣使駙馬梅殷。殷割使人耳鼻。授詞荅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謀知。拆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文皇遂徑趨揚州。庚子至天長。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第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

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而死。

文皇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遣慶成郡王。至文皇所。議割地罷兵。不聽。○勅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六月癸丑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于靖難兵。○乙卯。

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遂降于靖難兵○庚申文皇營于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建文帝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皆死靖難遊騎所獲○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可爲遂自城上投下死叅軍斷事高巍亦自縊於驛舍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歐之幾死其日以兵亂輟朝鄒瑾及冕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宮火發

即代典則 卷十二
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兄徐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有翰林編脩程濟者。先爲岳池教諭。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爲翰林編脩。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太祖臨崩。密封一櫃。召太孫曰。此櫃不可妄啓。汝若遇難時。速啓視之。卽無害也。至是啓視其櫃。見一刃一度牒。有上勅曰。汝欲生可將此牒投往他處爲僧。後宮某處有密地可通。不然將

刃自盡。於是急召僧。爲建文帝落髮。須宮中火發。傳言帝崩。程濟從帝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文皇爲建文帝發喪治塋。遂謁孝陵。卽皇帝位。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文皇旣登極。工部尚書茹瑺首入殿賀。文皇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瑺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

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
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
卽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
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繯而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
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
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
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
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
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

謀回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亦又何
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
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文皇入城先
日。羣臣多往迎者。或勸寺丞鄒瑾。御史魏冕。急爲歸附。
二人叱曰。使吾等改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汝姦臣也。何
來。浼我因共捶擊之。皆自盡。翰林編脩王艮。亦與良子
訣。服毒死。○靖難兵南下。建文帝不得已。逐齊太黃子
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畧
足。捍國難。顧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乃急
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
家。齊太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

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脩。在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廁回。問家人曾飼猪否。縉咲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舍性命乎。於是皆負約。宮中火發。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贅。繫於衣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爲誌士奇爲傳。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誌者。士論咲之。○禮部侍郎黃觀。奉詔募兵。至安慶。聞變。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蒐。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

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并逮姻黨。○翰林脩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裙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寧壞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其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歿。二女赴井歿。○兵部尚書鐵鉉。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

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吏部尚書張統。文皇登極。召統諭曰。卿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及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死。○禮部尚書陳迪。靖難兵起。受命督軍餉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迪吐唾。益指斥。俱凌遲死。既死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

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刑部尚書侯太。總餉淮安。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茅卯仔同執。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亾被執。見文皇。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文皇即位。召戶部侍郎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書。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御史

大夫練子寧靖難兵渡淮時靖江府長史蕭相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遂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採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御史大夫景清文皇卽位方孝孺縛子寧等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劔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

里爲墟○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王度甘霖高翔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歿之○給事中黃鉞常熟人建文三年以外艱還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

印个典具 卷十二
姚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善。與鉞對慟。哭以歿。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壘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卽位。捕姚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於善。遂縛善邀賞。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門目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獨從。

按察使 奮入水死。○監察御史曾鳳韶。靖難後召復其官。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浙江按察使王良。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文皇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歛歛如廁。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

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輒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谷府長史劉璟奉勅提調肅遠慶寧燕趙六王府事，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璟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及建文帝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逝不得一箇叛字。下詔獄，徽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董鏞、葉希賢、鄭公智、河南試左參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

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文皇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趙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又有東平吏目鄭華守城力竭，不食而死。朱景先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濬、謝昇俱協力戰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哭不食，亦死。○文皇即位，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文皇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文皇啗之。○鄭賜、黃福皆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

六皇命復其官。○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比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因循不斷。進退無據。雖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命爲北平按察知事。○得建文時羣臣封事。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

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召戶部尚書王鈿諭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鈿頓首慚謝。遂命致仕。○崔銑有言曰。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勢而剪。夫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衄

不辟。政刑蔑矣。舍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則寔出于降衷秉彝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者。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為尚論之當云。

贈徐增壽為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為副都御史。

時窮治建文諸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卽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名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瀕流。姪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已過。飛蝗蔽天。而不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為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興兵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

肆行拒旅。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垣。上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藁城。鏖之于夾河。躡之于靈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官制

悉復太祖之舊。惟大理寺。仍設不復革。五軍斷事。仍不復設。

降封允熲為廣澤王。允熈為懷恩王。允熾為敷惠王。○幽

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

建文太子文奎莫知所終

○八月

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以蹇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黃

福為工部尚書。○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脩撰胡靖。為侍

講。編脩楊榮為脩撰。中書黃淮。齊府審理楊士奇為編脩。

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並直文淵閣。

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

謨猷檢點題奏。擬議批荅。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雠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

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館番譯。皆總領之。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忘誤。皆有罰。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燦爛生民。天命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

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富為淇國公。都督僉事朱能為成國公。都督僉事張武為成陽侯。都督僉事陳圭為泰寧侯。都督僉事鄭亨為武安侯。都督僉事孟善為保定侯。都督僉事火真為同安侯。右都督顧成為鎮遠侯。都督僉事王忠為靖安侯。都督僉事徐忠為永康侯。都

督僉事張信為隆平侯。都督僉事李遠為安平侯。都督僉事郭亮為安成侯。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都指揮徐祥為興安伯。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都指揮同知李濬為襄城伯。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都督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都指揮同知譚溥為新寧伯。都指揮孫巖為應成伯。都指揮房勝為富昌伯。都督僉事陳旭為雲陽伯。都督指揮劉才為廣恩侯。都指揮張玉為榮國公。都指揮譚淵為崇安侯。都督同知王佐為順昌伯。都督僉事陳瑄為平江伯。駙馬都尉王寧為永春侯。徙封谷王穗於長沙。○廢廣澤王允燭懷恩王允燧為庶人。○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文皇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文皇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文皇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文皇不得已卽藩司爲府封王南昌

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立妃徐氏爲皇后○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保定知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陳瑛請追戮建文死事諸臣不許

陳瑛疏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逮繫誅戮者請仍追治之文皇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十二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尚書

時值月當食不食李至剛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

古今類

卷十一

三

